



刊头摄影:杨国美
题字:赵守阳

中华大地

尖峰岭上

○陆应铸

岛屿是大海的惊喜,椰子树是海南岛的图腾。茫茫大海,漫无边际,如果没有岛屿,该多平淡。一座岛屿,如果只有一种植物,该多无趣。万物互联,休戚与共,每一座岛都在相互守望,每一棵树都在彼此成就。探究椰子树的生长环境,给我带来意外的收获。

离开气温35摄氏度的三亚,我们继续前行,来到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岭,进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,这是我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,行驶数十公里崎岖山路,穿越成片成片的椰子树林,盘旋攀登,终于抵达鸣凤谷天池民宿,此地已升至海拔900多米,气温急剧下降,大家纷纷找出最厚的衣服穿上。

鸣凤谷乃拍鸟达人集聚地,据说在圈内颇有名气,这次自驾游的执行策划任煜先生便是圈内行家,他能根据头顶上飘过的啼鸣,辨别出飞过的是什么鸟。他的妻子楚建梅也是专业人士,北京鸟类动物保护基金会特聘专家兼摄影家,两口子的头脑里,装的全是鸟类百科全书。我分辨不清他们口中的鸟儿,但对鸟儿栖息的植物

感兴趣,神秘而幽静的原始森林,有2600多种热带植物,占海南岛植物种类的二分之一。被热带雨林重重包围着的民宿,幽静而凉爽,我被安排住在顶层三楼,推窗就可看到茂密的树冠,远处连绵的群山,我按捺住满心激动,想着哪怕只认识百分之一的植物,我也不虚此行了。

原生态的自然景观,杂乱而神奇,纯朴而雄伟。在尖峰岭,我见识了椰子树的背后,不为人知的更庞大的绿色族群与植物谱系。

往雨林深处走去,层峦叠嶂之间,各种稀有植物拥挤在一起,我抬头仰望,浓荫蔽日,阳光刺穿树叶缝隙,洒下一支支金闪闪的利剑。树丛深处,不计其数的寄生附生植物,丝丝缕缕,团团簇簇,错综复杂,千姿百态,这是尘世之外的植物天堂,又是仿生实践的武林擂台。你看,倒挂金钟,金鸡独立,白鹤亮翅,飞龙在天,猛虎下山,野马分鬃,灵猴献瑞,鲤鱼打挺,二龙戏珠,蜻蜓点水,惟妙惟肖,形神兼备,移步换景,浑然天成。这是多么生龙活虎的植物场景,又是多么妙趣横生的神秘世界。这里与世隔绝,人迹罕至。大自然和人一样,一点也不傻,好东西总是藏在最隐蔽的地方,不肯轻易示人。

尖峰岭保护区热带雨林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,被誉为“热带北缘生物物种基因

库”。有坡垒、野生龙眼、野生荔枝、海南苏铁、见血封喉、白木香、海南粗榧等77种省级及省级以上珍稀濒危保护植物,还有近百种珍贵用材树种和二百多种珍贵药用植物。物以稀为贵。树以少为奇。你见过两亿多年前与恐龙同时代的活化石植物——树蕨吗?你见过极其珍贵的子京木、黄花梨、油丹、沉香木、肖楠、高山蒲葵、陆均松、母生等热带林木吗?树木世界的这些王者,隐遁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幽谷,千百年来,采天地之灵气,取日月之精华,枝繁叶茂,盘根错节,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生态系统,这里荟萃了大板根、绞杀、老茎生花、空中花园、独木成林等热带雨林奇观。在这里,独木真的可以成林——且乃蔚为大观之林。“空中花园”也绝对超乎我们想象的模样,其巧夺天工的形成原理,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!

与椰子树的树龄相仿,高山榕的树龄可达百年,有趣的是这种树的奇特造型,一棵树生有几十根大小不一的树干,曲折缠绕,相互交织,构成一组逼真的野鹿群雕,因而也被当地老百姓称为“鹿树”。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,很久以前,在尖峰岭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上,生长着一朵千年灵芝,神奇的灵芝可医治百病,延年益寿。太上老君派来一只神鹿守护灵芝,等待时机献给王母

娘娘祝寿。有一天,为了救治发生瘟疫的海边黎村,神鹿悄悄把灵芝采了下来,送给黎村,父老乡亲得救了,神鹿却因此惹怒上天,被打入凡尘,化成一棵美丽的鹿树。

离开尖峰岭,我们继续新的行程。岛还是海南岛,树还是椰子树。从一棵树,到一片森林。再从一片森林,回到一棵树。此时,重新仔细打量眼前的椰子树,我意识到,我对其作为一种植物的认知,有了新的高度也有了新的高度。

你看,一岛之上,草木葱茏,椰子树与热带雨林,身披一样的晨露暮霭,沐浴相同的和风清岚,枝叶在空中遥相呼应,根脉在地下紧紧相拥,这是一个生态链,这也是一个共价键。如同摄影取景,左右高低选角度,前后远近看景深,有了背景的衬托,主角越发熠熠生辉。现在,如果让我给椰子树画一幅肖像,我大致能从她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,理解她的前世今生与性格禀赋,我的笔墨里便多了一些色彩与温度、表情与故事。

椰子树啊,椰子树,你是个体,更是群体;你是独立的,却也是普遍的;你是现在的,又是悠久绵长的;你是属于南方之南的,也是属于南方以外的。

椰子树是一种植物,其实,又何止是一种植物。

心情漫笔

冬日里的田野

○张栩

那天下午,天气晴好,我回了一趟乡下。

冬日的夕阳暖暖的,像一个红红的但不灼眼的火球,把整个大地照得一片明亮。田野便浸在这醇酽的明亮里。旷野里已经冒出青青麦苗,绿得并不扎实,带着微微的鹅黄,怯生生的;风过时,漾起浅浅的涟漪。当夕阳一点点向天边移动,金晖也慢慢从赭色与绿色交替的田野里一点点后退,从眼前、从田埂这头一直退到远处村庄的背后。田埂的线条整整齐齐,在夕阳的金辉里,漾着一种整齐的韵律。

然后,太阳开始往下沉了。先前还是耀眼的金色一轮,此刻渐渐柔软、温顺,边缘晕开,化作一枚熟透的果子,是那种稠得化不开的红,仿佛窖藏多年的葡萄酒浆,肆意泼洒在漫无边际的天空。它已不再刺目,可以久久凝望,看它如何一点点地沉进天地边缘那黛青色的弧线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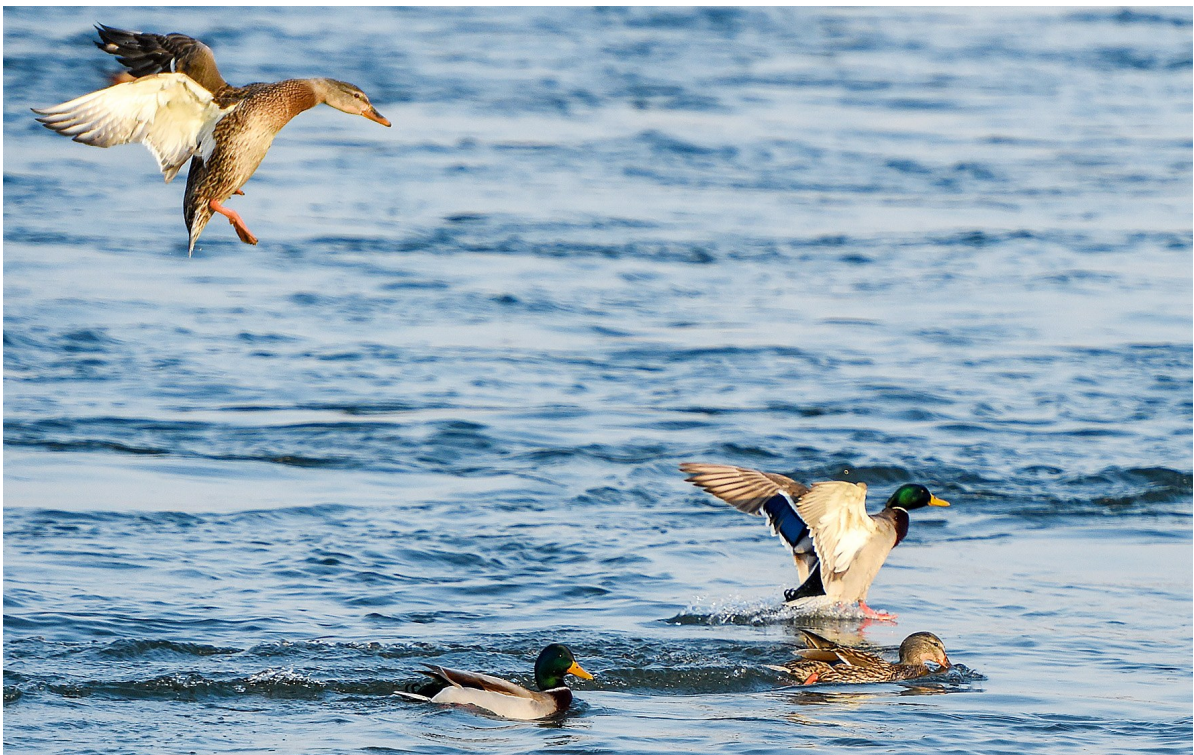
光线也随之变了脾气,不再是白日里直愣愣的刷子,而成了毛茸茸的笔,蘸着暖金与橘红,给每一片叶子、每一道土坎都镀上模糊而温柔的光边。远处的草垛成了沉默的剪影,轮廓融化在暮色里;近处田沟的水洼,却忽然醒了,盛着一小片完整的、颤动的红,像大地陡然睁开的一只眼睛。

有归巢的鸟,三三两两从林子那边飞来,翅尖偶尔掠过最后一缕光,便倏地一亮。空气凉下来了,白天被晒暖的泥土气息,混合着青草微微发湿的芬芳,还有不知哪家灶膛里飘出的麦秸秆燃烧的暖香,一齐浮了上来,厚厚地包裹着大地。

那红球终于触到了天边,停了一停,似有留恋。田野的绿,在这一刻显得最深,最沉。随即,它沉下去了半边,天空的色彩层次骤然丰富起来——绛紫往上,渐变为玫瑰灰,再往上,是尚未完全退场的极淡的鸭蛋青。

最后一线红光收尽时,整个田野仿佛轻轻叹了一口气。万物松弛下来,轮廓渐渐模糊,汇成一片宁静的、雾气朦胧的绿。而第一颗星子,已在东方天幕上突兀地亮了起来。

远处的村庄,次第亮起了灯,一点,两点,像大地上浮起的温暖的星辰。



群鸟栖息

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

悠悠岁月

沉默的父亲

○周丹

○陈建丰

芸芸众生

茗香满袖

初展。烫盏时茶筴轻点碗沿,水珠沿杯壁滑落如断线珍珠;投茶时茶匙在茶荷上一旋,碧色茶芽便簌簌落入碗心;候汤时垂眸凝视碗中茶烟,睫毛在眼下投出浅浅阴影;分茶时公道杯贴盏口滑行,茶汤注入白瓷杯的瞬间泛起金圈,茶香随着蒸腾的热气漫过鼻尖——那是一种带着炒豆香的清冽,混着她袖口绣的兰草香,在空气中织成一张温柔的网。

她将茶筴双手捧至我面前,腕间银镯轻响如檐角风铃:“茶哪有什么高低贵贱,适口就是最好的。懂茶先得有颗谦卑的心,才能品出真味。”指尖与茶盏相触的微凉,混着她眼波里的笑意,瞬间熨平了所有窘迫。遇着老客问茶,她会取来不同产区的茶样,指尖捻起芽叶展示“一芽一叶”的标准;见着新客懵懂,她便握着对方的手教转腕注水,声音轻得像落在湖面的雨丝。

从那之后,我成了这里的“常驻嘉宾”,每天来打卡,从卖弄的半吊子,变成了潜心学习的茶友。

这里早不是单纯的茶店,而是城市里的“文人社交根据地”。喝茶分文

不取,买不买茶也无所谓,大家围坐在一起,谈茶经、聊文史、论时事,从乾隆御茶典故聊到现代冲泡技巧,茶香绕着墨香,烦恼被涤荡得干干净净。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”的风雅,在这里被完美复刻,成了都市人逃离焦虑的精神角落。

如今再坐在茶桌前,早已没了当初的浮躁与卖弄,只剩静心品茶、虚心求学的踏实。

喝茶时间久了,也深知做茶人的不易。每年清明前,老板会亲赴杭州,凌晨四点便上山监督采摘,只为那一口带着晨露的鲜爽;炒茶时守在铁锅边,忍受高温炙烤,只为掌握最精准的火候。守店的日子里,清晨五点便要起身备茶、温器,深夜送走最后一位茶客才熄灯打烊,日复一日的琐碎与辛劳,都藏在茶烟袅袅的时光里。这份坚守背后,是做茶人对品质的执着。每当看到茶客饮下第一口茶汤时眼中的惊艳,所有疲惫化作了回甘——这大概就是做茶人最朴素的信念:茗香满袖,雅趣萦怀,用一杯好茶,守住岁月的温度。

好吃

○孟怀芹

天还亮堂着,那馒头的香气总是在我的鼻孔边荡过来荡过去,我不禁用小板凳偷偷从冰面上溜了过去。

过年蒸馒头乡亲们都很讲吉利,不能乱说话,尤其是女孩子。当他们第一锅馒头蒸出来就赶紧给我发一个,打发了我。

拿到馒头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,我边吃边从冰面上返回。因为天黑,忘了冰面上有一个大人砸出来洗菜的冰窟窿,脚下一滑,哗啦一下,我就掉进了冰窟窿里。后来听母亲说,他们把我从冰窟窿里拽上来的时候,嘴里还衔着一口馒头,手里的馒头也泡了水,稀烂。大人看着真的是好气又好笑,奶奶嘴里一直说着:发财!发财!

我十岁那年,弟弟胸旁长了瘤子,外表看不出来,就是疼,内里却已化脓。弟弟每天都要喝中药。中药太苦,每次喝中药前都要用糖或者什么其他甜的东西哄着他才肯喝。

大伯在邻居家要来三个梨,放在锅灶上。我从外面回来,看到锅灶上竟然有几个黄澄澄的梨,梨香味直往我鼻子里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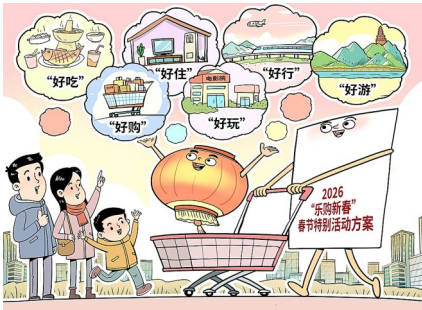
我从锅灶前经过,梨香味就绕过桌子钻进我的鼻子;我坐到床边,梨香味就爬上床钻进我的鼻孔;我躲到床底下,梨香味也跟着爬到底下,钻进我的鼻孔。我实在逃不掉,心想,我就吃掉一个,还剩下两个,应该够弟弟吃了。可是我吃了一个梨后,感觉还不过瘾,那我再吃一个,弟弟不是还有一个吗?于是我又大口大口吃起来,很快,另一个梨也被我吞进肚子里了。

可是吃完了两个后,我还是意犹未尽,忍不住又吃了半个梨。等弟弟喝完中药要吃梨的时候,家人才发现,梨还剩半个,大家都把眼睛盯上了我。我连忙跑开了,风把父母的怒吼抛到了脑后。

后来,不知道谁竟然给我编了个顺口溜:孟小丫,好吃丫,脸上一块疤(那时候,脸上总是有蛔虫斑),好吃不要家。

我真的不知道,小时候怎么就能做到把好吃的样子学堂堂地、毫不掩饰地呈现在人前,还不知羞耻。好吃能达到如此境界,嘿嘿,不知道这世上是不是只有我一人。

漫画



“乐购新春”活动
新华社 发(朱慧卿 作)